福島核電惡夢成真

翠袖乾坤　伍淑賢

日本地震和海嘯引起福島核電站災難，行文時仍未見曙光，希望事情最終以傷害較小的方式解決。

對所有要處理危機的人，這事都是惡夢成真。「惡夢」的元素：

- ●一個一個危機接踵而來，一個比一個嚴重。
- ●每個危機都出現最壞的情況，比想像中的worst case scenario要壞更多。
- ●核電意外技術上已束手無策，無人知道該怎麼辦。
- ●釀成大量人命傷亡，並可能對千萬人造成永久傷害。
- ●看不到終局和解決方法，一天捱一天。

事後孔明，我們現在會問：為甚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飽受原爆之苦的日本人，非但沒有汲取教訓，還要在地震帶興建大量核電站？為甚麼明知有美國三哩島和前蘇聯切爾諾貝爾的核電站意外，還不做好安全措施？另外，我們看見首相菅直人大罵東京電力公司不及時向他通報消息，似要把責任推到核電公司身上。固然，事情弄到這般田地，電力公司就該罵，但政府作為監管機構，多年來有否盡過監管者的責任，督促東京電力改進運作和提高透明度，才是癥結所在。

上面幾條問題，我覺得答案是層層緊扣的，必須一起看。日本沒煤沒油，戰後矢志發展經濟和推動工業，大舉興建核電廠是個可行但富爭議的方案。至於明知自己地震頻繁，卻仍興建大量核電站，這中間當然經過很多科學家和技術專才論證，不過並不表示沒有盲點：無論哪一門學科，分析的結果往往取決於背後的假設和數據。如果我們的假設太樂觀，過分相信或然率，或者根本一早已認為最壞的情況不會發生，例如現在所有後備應急措施竟同時失靈，那麼以前的一切危機準備，根本就不堪一擊。

至於監管問題，我想也是日本社會的問題：官僚和面子文化，大機構壟斷資訊，對勢孤力弱的監管人員根本不放在眼內。長年累月的問題，一次過跟核輻射爆發。其實何止日本如此，香港也可能走上這路。

說到尾，危機除了是天災，也是一地文化的反映。

以終為始

海闊天空　蘇狄嘉

有看過《與成功有約》這本書的讀者，都知道貫徹整本書的主題意念就在「以終為始」。「以終為始」的意思就是，以清楚明確的結果為目標，來決定現在要做的每一件事；也就是所謂的「結果導向」或是「目標導向」的做事方法。

這個「以終為始」的意念，其實同樣適用於教養孩子上。你想讓你的孩子將來變成什麼樣的人？你想讓孩子擁有如何的品格？你怎麼能做到你的想法？

「為人父母」是一個緩慢的學習過程，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。當一天過後，夜闌人靜，父母都累得筋疲力盡，所有的耐性都幾乎消失的時候，他們還在總結經驗，決心從明天起做一個更好的家長。隨着孩子長大，孩子在不同的成長階段都表達出不同的活動能力和獨立自主的訴求。如果父母有一個清晰的藍圖，他們可以更有效地迎接這些挑戰，這就要由「以終為始」的意念做起。

有人會說「我們做夢也不會想到要有藍圖的」。其實這個藍圖是你到底想你的孩子將來成為怎麼樣的人？有人對這個願望作過調查，結果並非是令一般成年人渴望的「名和利」，而是「我希望我的孩子有享受生活能力；要有冒險精神；懂得自力更生；遠離壓力和焦慮；有平和、安寧的生活；一生健康快樂；勇於創新，成就感得以滿足，為生活創造目的」等等。

一旦有了大局，就可以想出重要的細節。花一些時間，寫下你到底想你的孩子將來成為怎麼樣的人。有了大局就是有了「終」，「終」就是結果，就是目標。「始」就是開始、出發、就是現在正在做的事。

很多父母常常忙了半天，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？他們答不出個所以然來，不知「為誰而戰？為何而戰？」然後東做一點、西做一點，沒有一項做得好、做得久，最後「無功而返」。那只好以天天檢討，晚晚總結做為收場，反正明天又要重新做人。

女王成了書蟲

琴台客聚　黃仲鳴

書架上有部弗吉尼亞．伍爾夫的《普通讀者》。這是部評論文集，在自序裡，伍爾夫指出，書名的由來，得自約翰遜為詩人格雷作傳時的一番話。約翰遜說，他很高興與普通讀者的意見相合，因為他們的識趣未被文學上的偏見所敗壞，詩作能否傳世，固然和詩人的學問與詩藝相關，但最終將取決於普通讀者的常識。

這番話相當「震撼」，也是對一些偽純文學者的一記當頭棒喝。

日前在廣州，購了一部《非普通讀者》（〔英〕艾倫．貝內特著，何寧譯，南京：譯林出版社，二〇一〇年十月）。貝內特的原書名是The Uncommon Reader，何寧起初將之譯為《不尋常的讀者》，後來才改為《非普通讀者》，陸建德為之作〈代譯序〉時指出，這一改，靈感當來自約翰遜和伍爾夫。而這位「非普通讀者」，指的竟是大大有名的英女王。貝內特這部虛構的小書，行文幽默，極具反諷，不單大大開了女王的玩笑，還開了王室和內閣官員的玩笑，甚至法國總統也拿來揶揄一番。

對文學本來一竅不通的女王，竟然成了每日無書不歡的書蟲，「媒人」是王宮所蓄養的威爾士矮腳狗。那天，不聽話的矮腳狗，把女王帶到白金漢宮膳食部的後門口，一個她從來沒有到過的角落。在那裡，停着一輛車，像是運貨的；女王登車，發覺原來是部流動圖書館車，司機就是圖書管理員，還有一個年輕的讀者諾曼．希金斯，是廚房裡的小廝。相見之下，這位諾曼毫不拘謹，與女王侃侃談起書本來。

就是這位諾曼，將年已八十八的女王眼界大大拉開，還將孤獨、無聊、閉塞的她拉進書的世界。其後，女王索性將諾曼拉進她的生活，成為她的讀書侍從。

當初，女王的閱讀只是為了調劑生活，讀的是情節較強的作品；後來讀得多了，有研究者的心態，連普魯斯特的「厚枕頭」《追憶逝水年華》也讀得津津有味；最後，連性情也變得柔順了。跟着，她邁進另一境界，創作的慾望點燃起來，她計劃寫書，非回憶錄，也非宮廷秘辛，而是一部真正的文學書。

這個過程，貝內特描述得活靈活現。成了書癡的女王，「參加奠基儀式的時候沒有熱情，為船隻下水剪綵的時候也草草了事」，對所有的繁文縟節全失去了樂趣，「女王過了一輩子與眾不同的生活，現在她渴望這種普通的生活。在每一本書裡，她都可以找到這樣的感覺。」她「讀書是為了樂趣」，只是自娛，自娛之餘，還逼着身邊的人讀書，強塞書本到他們的手上，「然後不久就來查問他們是否讀了」。

她的私人秘書、首相，在貝內特的筆下，全是不讀書的人，不識書的人；於是，環繞在女王身邊的人，無不痛苦萬分，甚至連矮腳狗也恨起書來，狂咬狂撕一番。

貝內特曾兩番拒絕女王的授勛，最後還拿她出來「獻世」，寫成這部洛陽紙貴的幽默小說。凡「普通讀者」、「非普通讀者」都值得一看，閱罷必呼過癮。

■這書作者竟拿女王出來「獻世」。　作者提供圖片

「免費文化大餐」如何吸引更多人赴宴

百家廊　王大慶

日前，文化部、財政部聯合出台了《關於推進全國美術館公共圖書館文化館（站）免費開放工作的意見》，明確表示2011年底之前，國家級、省級美術館全部向公眾免費開放；全國所有公共圖書館、文化館（站）實現無障礙、零門檻進入，公共空間設施場地全部免費開放，所提供的基本服務項目全部免費。

作為一個文化人，我首先為這一惠民之舉而拍手稱慶。我與圖書館打交道已有30年，深知免費開放的意義，曾記得當年為了花錢辦一張借閱證，還托張三請李四動用了不少感情投資。更多次目睹了由於收費，擋住了多少人想進圖書館的腳步。有的人為了借閱一張報紙複印資料，可由於沒有花錢辦借閱證，只能悻悻離去。有不少小朋友節假日想進圖書館豐富閱讀視野，也因為沒有借閱證而只能在門外徘徊；……現在好了，先是全國的博物館、紀念館免費開放，今年這一免費開放的陣地又將擴大陣容。公眾可從從容容進入這些免費開放的文化場所，滿足自己的文化消費需求。然而，稱慶的同時我又有些擔憂，擔憂這「免費文化大餐」質量如何，服務如何？是否能讓公眾滿意，能否吸引更多的公眾赴宴？

我的擔憂不是多餘的。我所居住的城市雖然是個小城，但公共圖書館報刊閱覽室已於去年遮遮掩掩地免費開放，即不花錢辦借閱證現場閱報刊可以不阻止。其它博物館、名人故居紀念館等在全國的博物館、紀念館免費開放後也都正式免費向公眾開放。可是這「免費開放」後的效果卻不敢恭維。雙休的一天，我帶內弟的孩子去圖書館，本以為讀者會很多，沒想到比平時多不了多少。空蕩蕩的閱覽室只坐着五六個老人在看報，細察都是「老臉色」。造成圖書館免費開放後門可羅雀的現象並不奇怪。整個閱覽室就訂了幾十份報紙，大多還是些周報和文摘報；刊物倒是有百十種，可健康類、致富經類的佔了大頭。難怪來圖書館的讀者寥寥無幾，一個可供讀物少得可憐，服務單一的圖書館，誰高興往這裡跑啊？再談博物館、紀念館，平時大門緊閉，只有在春節、國慶、五一等節假日才作為文化活動之一向公眾敞開。如此「免費開放」能吸引多少公眾眼球呢？

似這種「免費開放」的尷尬決不是個體現象，據中國廣播網2月24日報道，河南省部分市縣一級圖書館由於缺少經費藏書陳舊，圖書館免費開放仍門庭冷落，正陷入讀者大量流失的尷尬境地。

誠然，缺少足夠的財力支撐是免費開放的文化場所缺少吸引力的原因之一。我在與基層圖書館負責人交談時了解到，作為縣級圖書館，每年撥給他們的訂購報刊書籍等的經費也就在5萬元左右，這就使他們選訂報刊書籍時有些捉襟見肘，而前幾年實施的文化「共享工程」配備的一些計算機、空調等設備大多也閒置着，因為這些計算機、服務器、存儲設備等一旦全部開啟，一年的電費就得兩三萬元，而政府支付給他們一年的行政支出並不比這高出多少，故只能維持現狀，有些活動更是不敢開展。

然而，將「免費開放」後的窘狀都歸咎於財政投入不夠還似乎欠說服力。眾所周知，近年來，國家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公共文化發展，使中西部尤其是比較貧困地區的文化機構都有了基本服務能力，有些地方財政也撥專款支持公共文化事業發展。儘管一部分縣級圖書館還存在購書經費不足、專業人員匱乏等不少困難，可基本服務能力都是有的。問題是免費開放的文化場所自身應提供怎樣的服務，否則再加大投入也還難盡人意。以圖書館為例，往往更多地強調做了什麼，但所做的效果怎樣卻鮮有追問。如很多圖書館的「送書下鄉」活動，送去的書是否適用於農民？這一點鮮有調查。圖書館每年訂報刊購新書有數可查，但閱讀率卻不得而知。還有圖書館的延伸服務也沒人過問。寫到這裡我要提一下同樣是免費開放的「立人」圖書館，從2007年開始，北大碩士李英強與同道就致力於鄉村圖書館的建設，建立起完全依靠民間捐贈的「立人」圖書館，幾年來在全國建起9所分館，精選適合農民閱讀的圖書6萬冊。這些公益圖書館扎根鄉村，免費提供閱讀服務，開展鄉村教育，舉辦讀書會、電影會、冬夏令營、訪問學者講座等活動，受到農民們的普遍歡迎，很好地提升了農民的素質，為建設新農村作了有益的嘗試。「立人不僅僅是一個圖書館，不是說弄些書放在那裡就好了，而是希望這個鄉村圖書館能夠成為當地的教育基地和文化中心。」這是李英強的目標。（《中國新聞周刊》2月25日報道）

與民間圖書館「立人」相比，眼下的公共圖書館似乎缺了些作為。其實，免費開放的圖書館，只是鏟掉了公眾通往圖書館路上「門票」這塊小小頑石，要想真正讓文明惠澤民眾，經由自由閱讀而培育出現代公民精神，眼下的公共圖書館裡還缺了不少東西。

事實上，眼下我國公共圖書館處境尷尬的真正原因不在於經費，而在於理念。公共圖書館之所以為「公共」，其中一項重要功能是要在社會上營造讀書向學的氛圍，即在每一個人心中建造起一座圖書館，讓人們從中汲取滋養，潤澤浮躁的心靈，陶冶情操，養成一種顧盼自如的文化氣度。培養出擁有健全心志、豐盈思想和自由靈魂的責任公民。

免費開放的公共圖書館，決不僅僅是敞開大門，除了增加書報吸引更多的讀者來親近書香，鼓勵更多的有識之士捐資外，還要盡可能以靈活多樣方式，舉辦各種公益活動。如開設「公益技能課堂」，舉行愛國主義展覽、科普知識教育，組織相應興趣小組、專題朗誦會、徵文比賽，為志趣相投者切磋技藝，為形成良性文化氛圍擔負橋樑紐帶角色，等等。讓兒童把它當作放學後的安全娛樂之所；老人把它當作排解寂寞之處；成年人把它當作自我完善之地；外籍人員把它當作融入當地城市的第一課堂。其它免費開放的公共文化場所也應如此。如此，免費開放的公共文化場所定可吸引更多的公眾前往，公共文化場所的社會功能也就能充分釋放，這既有利於地方經濟、文化發展，又利於人們文明素質的提升和技能的增強，更可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。

■免費開放的公共文化場所定可吸引更多的公眾前往。　網上圖片

大庸與張家界

生活語絲　吳康民

地方改名，往往引起爭議。多年前香港人大代表去湖北視察時，對於荊州和沙市合併改為荊沙市，我就提出異議。因為歷史上荊州的名氣可大了，《三國演義》的劉備借荊州，差不多是家喻戶曉。現在變成一個荊沙市，人們不知是什麼地方，十分不利於發展旅遊事業。後來大概批評的人多了，當局從善如流，恢復荊州市，沙市變成該市的一個區。最近，聽說大庸改名為張家界，也引起爭議。但張家界景區，名氣大，大庸卻沒有多少人認識，這個改名，有利於促進旅遊事業。

改名之前，大庸是湖南省的一個縣，管轄張家界林場（即張家界森林公園），此外還有慈利縣管轄的索溪峪，桑植縣轄下的天子山，後來都統一稱為武陵源風景名勝區。大庸一九八八年升格為地級市，統轄大庸縣、慈利縣、桑植縣和武陵源風景區。一九九四年，鑒於張家界在海內外聲譽甚隆，因而改為張家界市。

但有學者認為，大庸是一個極富歷史文化底蘊的名字，廢掉可惜；並認為大庸是張家界的靈魂所在，商代之前是個侯國，古庸國的歷史悠長，不要因為解讀為「平庸」而廢棄了。又如安徽徽州的黃山，同樣是著名的風景區，因此又把徽州改名為黃山市。改名以來，經濟成效不大，反而徽州文化被弱化了。

有說浙江的義烏小鎮，原先名不見經傳，但因成為全國小貿易商品的中心，聞名海內外，也不必改個什麼商貿城之類的名字。

現在內地有的地方改名成風，如雲南的思芳，原本是個好名字，只因普洱茶風行世界，故而改為普洱市。

有說一部《山楂樹之戀》的電影賣座，湖北省的遠安縣，便有改名為「山楂樹」之說，這可說是一個笑柄了。

內地有一種跟風的不良風氣，某一名堂打響，便趨之若鶩。

輕易改名，造成通訊和識別的混亂，而且經常引起爭議。一切都應「維穩」，「穩定壓倒一切」！

同聲同氣

思旋天地　思旋

三月天氣，乍暖還寒。在北京兩周，風和日麗，不太冷。返抵香港，時晴時雨。然而，畢竟香港是我家，在家千日好，溫暖幸福感油然而生。千里之外，雲南與日本先後發生地震，多少人頓毀家園甚至頃刻間生命頓失。令人更加要惜福，要愛惜生命，愛惜家人和擁有的一切。

從京返港，很忙。我從京中返，應知京中事。內地與香港無論經貿、文化教育等關係更密切。愈來愈多聰明的港人想知道中央政策，國家領導人的思維，他們的想法。然後我們從中抓尋商機，甚至在心靈上有慰藉，思緒安穩，遇到困難逆境時，不會胡思亂想，自亂陣腳。事關我們對祖國有信心，自然對香港也有信心。返港後一直被社團、友好邀約，正是想我談談在京所見所聞和所想。我聲明在下非政界大姐，我只是一介小女子而已，談的是個人的看法和感想，但非主觀的而是切合兩地文化融和，個人認為是實事求是的觀點。當然，國是港事一大堆，很沉重並非三言兩語或在一個飯局上可說得清楚。何況面對的是來自不同背景不同立場不同年齡的各界友好，他或她所思、所盼、所欲知的事肯定各有所好。就我的經驗而言，傳情達意互動的交流才不會悶。

何文田街坊會的成員有來自街坊基層、也有專業人士和教師，有男士也有婦女。上周該會有個聚會，很高興與他們聊天談心，相互交流的飯局。話題圍繞近來發生在京港兩地的事，氣氛很愉快。關鍵是大家都有共同觀點看問題很一致。對於某些反對派攪亂社會的行為和言論十分反感，大家情緒激動表示支持特區政府，甚至用「同情」兩字支持財爺的財政預算案。你一言我一語地計劃當拿到六千元後如何處理。年輕的女教師準備自己理財，趁股票跌市，買穩陣而有前景的細價股，等到老時大結果；有年紀大的婆婆準備與乖孫吃喝玩樂開心開心；亦有太太準備留給兒子入大學「幫補幫補」。

周日應海南同鄉會張泰超會長等所邀出席海南同鄉新春聯歡宴會。有機會與老鄉問好當然不錯過轉達國家大事「十二五」規劃對香港人的商機囉。今晚將應國際婦女會彭徐美雲主席邀請出席該會聯歡宴會。街坊會同鄉會和婦女會皆來自廣泛群眾基層，這正是我們要團結的社團，擴大我們的愛國愛港隊伍。

香港作家赴台交流

詩幻留形　陳智德

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一至十四日，第十九屆台北國際書展期間，十多位香港作家到台灣展開連串座談、交流會等專題活動，數量是近年最多的一次。今年我因二〇一〇年間沒有出版新書，沒有參與是次交流，也因為工作緣故而沒有赴台參觀，但仍然透過其他媒介關注這事，覺得很有必要加以記述。

這次赴台交流的香港作家包括葉輝、也斯、許迪鏘、洛楓、周耀輝、鄧小樺、朗天、廖偉棠、陳麗娟、陸穎魚、袁兆昌、崑南等，參與交流談的台灣作家有鴻鴻、夏宇、楊佳嫻、小熊老師、林德俊、張鐵志、羅喬偉、銀色快手、劉子華、郭心芯、任磊、枚綠金等。組織相關活動的包括香港的《字花》、點出版和台灣的遠景出版、舊香居等單位。

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一日，有「為甚麼讀香港文學：讀甚麼？怎麼讀？以素葉文學為例」座談，由點出版有限公司主辦，在台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，即書展會場舉行，講者有許迪鏘、洛楓、崑南等。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是「潛行．夜行——香港漫遊」座談，由《字花》、逗點文創結社、一人出版社、南方家園、文化工房合辦，也在書展會場舉行，講者有廖偉棠、朗天等。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二日是「炭燒的城，突然的十年——香港作家洛楓、周耀輝對談會」，由點出版有限公司主辦，在書展會場舉行，講者是洛楓和周耀輝。

二〇一一年二月一日有「雷聲在旅行——梁秉鈞、鴻鴻的文學對談」，點出版有限公司主辦，由梁秉鈞和鴻鴻作對談。此外還有「文化評論．想像新中港台」座談會、「《有貓在歌唱》交流朗誦會」、「學習緩慢，學習溫柔：陸穎魚的詩生活」等活動，有機會再談。